王閱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爲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駑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闔。疾

此言國馬王

此言王馬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賈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駾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春別羣。則縶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丘甸之馬。蓋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卽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衞弱國。而魯僖公坰牧之盛。衞文公騋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騵是中。騧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

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

可知是一時苟且之計王

即武帝一人之身尋亦悔之

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

馬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騄驥廐馬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耗故爲假馬毋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軨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騊駼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嶲長利高望始昌三苑

內外馬皆官自養之與民無與王

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

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天子以突厥欵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氐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眞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

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

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illegible]狄也。秦之先。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

國之大計。不於無事時預爲之備。必俟有事而始求之。則已後無及矣。故凡言無事而虛費者。皆孔子所謂見小利者也。王

歐陽公文最精於法度只他轉換處便讀者犁然有當於心便耐人循諷呂東萊評其文謂如階級自下況上一級進一級明唐荊川文謂如累九重之臺一層高一層皆可謂善於形容者王

震川先生別集卷四

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涿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illegible]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監牧地多閒田乃牧政之廢不增修牧政而顧歆盡棄與民非祖宗廣置監牧之意矣韓魏公此議亦未免有見小利之患而不深察祖宗足法之遠謀適足爲熙寧諸臣導其前跡王

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

此議是馬政畢竟是羣牧司專職故其於利害尤悉王

原武崑本作廣武考後文非是王

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冐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即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眞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洛州爲廣平監。衛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原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安陽監。澶州曰鎭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

仁宗時律令如是

仁宗時馬政多廢。正以天聖間兵久不用。諸監盡廢耳。其後用議者言。詔復諸監使。是振舉廢墜之要。承其後者。但須修而行之耳。熙豐諸法。乃所謂變而愈下者也王

初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爲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鎭。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鎭。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

既字疑有缺文或既字誤當改作舉字 王

事之壞也必有其由繫易者所以有履霜羸豕之戒修稼政資牧養其言似亦可聽然實陰壞牧政廢官馬而行戶馬

今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

此語甚有漢味蓋亦深切事情然則欲修馬政亦但須擇人而久任之何事變更舊制 王

保馬之由也 王

此歷寧變法之弊 王

此段言分置監牧不過欲其著一內事實歷寧馬政之壞却不由此 王

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

初慶監牧王

下敘元豐馬政王

河北之馬王

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廼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

諸路戶馬王

蕃部養馬王

府界保馬王

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痺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爲保

戶馬計資產及三千緡者始養馬保甲馬更不計資產但云願養馬者聽而以免輸粮草加給錢布及歲免折變緣納錢餌之王

震川先生別集卷四

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予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粮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

以義勇保甲馬補其闕者即以刺義勇軍補正軍之闕也義勇增則正軍愈減故云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義勇用保甲馬正軍馬仍自官給也王

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

正論

及言也後世終更輕議廢置者只爲此四字王

震川先生別集卷四

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為限。於理為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疑王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馬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之。

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為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西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

淺世言置監之廢及募民養馬之利者皆不曾在養馬之民一計其利害耳世未有官養之則多費民養之即更有私利者焉既私而反有賠累官則坐收養馬之利而又去費留牧諸費皇使利獨在於民官害獨在於民必豈良法乎蓋嘗試百姓多顧投牒者亦民意遠見但知歲免折變緣納錢又有錢布加給狃於近利遂冒而為之及其害已切身則雖欲辭而不可得矣青苗取息其害本異於此聖賢之

者時今之再見民之見利忘害君相所當代為深遠慮豈得以其愚之而竟罔之與豐諸呂興民爭利皆祖公翔四善之術耳

保甲馬前以法而市馬及監牧見馬給之也是專給錢令自市不給馬矣

先是河東減保甲市馬匹給錢二十五千用玉帶及之議遂令於東西兩路糴翔議匹給十千是又減給市價十分之六矣。諸路保馬之令行於元豐六年河東西以災不及兩路行者實布所上條約未須有異五路委監司往來司州縣更度則

奉行者固不能言先後之差而京東西每都養馬匹數及限用霍翔之請於是年而始定又戶馬配兵之後不復補養於是遂罷戶馬之令專行保馬矣王

霍翔初議每都養馬五十匹京西以十五年為限則三歲市馬十匹即十五年而數足矣今以雅又促為二年半故一歲便須市馬二十匹王

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為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為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

先是曾布等所上條約府界馬毋過三千匹養馬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又有加給錢布王

文祐初政王

罷保馬

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為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為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

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鄜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洪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

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鈞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

慶與因革事事者有得失要當較量其得失之大小而為之衡若盡沒其所得之大而舉其失之小者以為言則如斯高之輔二世非堯矣舜何嘗不別有誤詞之祐初罷保甲還戶馬復坊監所謂人免納錢之苦國收牧馬之利則匿而不言願獨推其桑棗之利官吏

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

若論變則熙寧元豐盡變祖宗之舊獨又可乎

不言朝廷以乏馬為憂

之費斥之為爭盈縮於銖黍之間此真大學所謂務財用之小人也王諸路各有利害所言極為中理亦可謂忠告善道矣然則據張赴所上韓筠等議亦非宜就邢州任縣行之以覘其效之何如豈得便槩行諸路王

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為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

初慶諸監兩廂

此牧吏不盡其能畜養不得其法非復置監之罪也

東平沙苑

并慶之監

設官置吏之失者亦可責債若謂不適於用則民養馬亦多有不及令格者若斥還民戶令更擇善者充賦則中人數家之產立破其為擾累可勝言哉曾子固謂戰國遊士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紹聖樞密院議及大觀此議皆只舉一邊所謂諱其敗蔽其患雖有小

震川先生別集卷四

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

此當素之牧吏

所謂給地牧馬

得微利而不勝害且失心王

國是如弈棋朝更暮易當時民間擾害可知宋之天下惡得不亡王

如舊制

筋節。只二十五字拆兩朝馬政廢後之由瞭如列眉非史公不能有此筆力王

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閒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

震川先生別集卷四

又募民牧馬

宋之天下亦遂以亡矣小人誤國即牧政事言之可勝歎哉王

震川先生別集卷四

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

各種市馬名色

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

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

括買朱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黨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

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

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

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

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

州鎮戎軍而已大氐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

市馬所產之處

總括宋馬政

唐之馬政視宋爲優得張萬歲王毛仲以專其職是吏得其宜不數數變更是法得其宜所置監牧跨隴西等四

郡之地是地得其宜王

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

此段言牧吏

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柏翳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此段牧法

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胡兒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陿無所轂畜或禾稼稻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此馬之眞

此段牧地

元馬政大勝於宋

叙元事即黏上文議論誤下段茲俱化王

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挏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羣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

自此而民間亦時受牧馬之累王

此下只叙太祖慎重馬政及成祖增置苑寺始末而民養官養之利害則不復言云王

此段清釐牧地

詳太祖詔旨沿邊草場等於周制名山大澤不以封之例統隸王相不許諸王私占蓋

四。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場收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

以為國家牧馬
徭示戎之要地近
邊諸王固不得而
私有之也故雖荒
閑場地亦只許腹
內諸王放牧而腹
內諸王亦只許往
來營駐練習防
胡不得占為己艸
場山場 王

此段申嚴茶禁

震川先生別集卷四

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己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redacted]胡或有占為己草場山場者。論之。上又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為[redacted]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redacted]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redacted]狄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為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 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

此段極言戎馬為制胡之要最

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曰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　太祖既驅元主還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往輕出塞　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

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其屬有六廐及龍馬閑駒橐泉駒駿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廐而漢故時六廐省爲一廐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永初初越羌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即罷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

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
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驊騮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
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畧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
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
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
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
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
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
典定於開元中其書訪周官敘太僕之職爲詳別有
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
騏驥院後置羣牧司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
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
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
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
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
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
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
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
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廐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
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廐自有御馬

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鸞
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
京若行太僕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遵東山西
陝西有行太僕遵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
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遵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
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狄苑馬之
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制
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
天駟也房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鼜天文辰爲馬精
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
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
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
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
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
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獻
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
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

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丘豈以柏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　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寺卿唐元亭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　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二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稷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辰爲馬詩云既伯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　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

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爲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　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梁桷坼陊藩級蹴圯沮洳穢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虔跡褻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閌啓閉以時過者祇肅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卿臣琮而少卿臣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丞臣鐸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佽其費於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蓋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　聖人在位百度具舉而尤垂意馬政琮等既協力以崇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兟兟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言在潞之陽始誰作

之自我 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雲漢造父
王良有崇有圮其自於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在
衞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興亦以
隋毀琢石鑱詞爰告無止 世宗虔事上玄嘉靖中
四時遣祭皆以卿行今止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
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
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
則於通州壩上壩止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挏乳
天子之亟食資焉
余既述祠祀如前後問知 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
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
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
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神之災
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
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
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豪尊壺尊各
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
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
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
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

載崇明亭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
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　上命翰林院考古
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
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
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各一儀制准南
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
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葢始議至滁陽而復改
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　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別
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
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馬政纂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葢使人毫釐不可犯
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
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
其勢必至於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
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曰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
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爲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
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爲
後圖此王者之道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　先皇帝
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

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　天子新卽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鉤校愈密生民不能無蝕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爲之名以予民乎　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爲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　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爲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焉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母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

與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
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額
額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挈
餅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額主馬而積金少
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
日羸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
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
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
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
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
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
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
不爲之長慮也　舊刻職官以下四篇別入雜著今以類相從附馬政志之後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鼗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于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私毫間隙又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閹呂得肆其姦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閨閫而偏狥壅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群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啣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聞后高曹向而后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闥大月則明

矣其如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后孑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逮康王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疢疾生智慧者與既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鈎牽衣者竟何如哉

韋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韋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韋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爲之流涕以爲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視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

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已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寵而閻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兇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爲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尚滯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繇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已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于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敢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衆謀而商宗首詛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忌

論曰不忌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眞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爲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頰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祖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治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禹錫

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盥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爲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黃縑之激起爲小吏而能口說手疏筭無遺策其才技皆見于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于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爲不可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爲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illegible]首帖耳而爲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已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

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于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爲戮江左未平而姑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孟昶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于太祖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化若普者鬱怛河陽遂至嗚咽出渚太宗亦自以爲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

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疎謬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爲先施于政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搏飯眞磊落不拘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然

異夫齪齪保位者矣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後學華長發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六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世俗恩尺之羞滅無貲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隲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爲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
登第兩爲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
推奬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爲恨
爲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爲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
有一榜外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
方在內時惓惓未嘗不在公也又爲予同年義與楊
肇道子少時之夢子少夢巢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
子歲貢鄉舉皆與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
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
兩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
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
章尤踴躍至與諸內翰決賭以爲摸索可得然盡閱
落卷中無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
後來言予卷爲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簾同官
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閘與鉛山費楙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
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
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
見往往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

以相詆不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簾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葢一時有不能平亦予之褊也

已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畧云强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勉强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加醜詆以數萬言中用此八字爲罪詆亦太苛矣前秦漢間語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

浙省元姜良翰久不第高時爲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某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遷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爲嬉笑事亦類此葢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爲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

獲雋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爲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爲予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愼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非其能自爲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爲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携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爲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爲狗所吞人言書爲狗吞乃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意驟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荀子度已以繩接人則用紲莊周達之入于無疵其亦在其性矣孔

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爲賢乎孔子則自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謂知性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翛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眞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爲快適過澖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澖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爲世間未有之事約與相迎爲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諧方躊躇間岸上鼓鼙鼕鼕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爲淚看驗時夜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無夢壬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澖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予惺然不寐念此行得失有命畧無芥蒂于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

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
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
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視聯事記之人之
毀譽不足為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
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
計信乎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
并書焉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閶門廿七日行二子
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宿
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
得葉子寅泣船與周孺亭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
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于江
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即行夜至江都明
日與孺亭聯舟行宿孟城初三日寶應湖大風夜至
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
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
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
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亭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

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
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
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已
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雪舟停一日十
二日自寶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見日尤寒刺
舟者鬚眉皆氷黃河凌下船刺刺有聲至境山宿明
日船犯凌舟幾覆觀溜口黃河自西來從此出故河
氷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汩汩流故云溜今
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亭小恙便欲還強之入
閘夜與四明王燁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
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氷亭
午始過陳以連日寒氷雪乍凝井復壯氷特船人畏
怯時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
雞鳴矣十六日止仲家淩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
第一陳與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出
氷雪壅河同行船更相挽破氷而前近遠老口月出
九船順風張帆檣皆挂燈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間明
日早飯後逼張秋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
二十日未午至清涼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
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昳風

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六里以氷阻先後來者皆聚幾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子敬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庄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庄雇肩輿小車庄人皆來叩頭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樹渡漳沱河風極冽厲有河氷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庄步觀神廟前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藏舍利于塗河西咸維四年七月十四日雷火塔燬壽昌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握得舍利百餘顆乾統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榮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軫下有磚承之迴書佛號後題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石恕初予跼蹐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楷勁而年號官名皆遼時故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沒于北者五百年予每入北界未嘗不歎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世夫豈易得哉飲武清至靈谷屯宿初四日行過馬駒橋申刻至京自興濟氷阻千艘

榆當作渝臨渝縣以臨渝山而名不知何時誤注木之說矣

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水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鴉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氷尚腹堅遂皆陸行予自丙申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 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薮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遡漳衛白河出城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在潞洲東北出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流入于武清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洲十餘里宿前阻氷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尚蚤止泊頭有扁鵲廟扁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海時南皮戲青沚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事士停舟相勞問爲同行者閉距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日過桑園雨舟止久之雨後煞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甫行縣中明日

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夫子廟像河滸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日風順掛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三日晡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新鄉衛輝府新鎮李家道口莘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里過臨清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淤自淮入黃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靜海歷興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津清河之境靜海青興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牐晚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昳過聊城泊李海務明日周家店南水涸不行晡時水至行達河城十七日荊門大風黃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歲于此過閹挾南貨故船常滯淺曾記一歲適巡撫過界水爲封錮東平張長史以金幣賄閹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至宋尚書祠觀鵞河口汶水來處鵞河口即黑馬溝也有分水龍王廟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于衛南出二百餘里合于

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為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堂。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為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勅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違令斬首。行軍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疑有脫字）會典亦失于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新店日正赤如血。夜爭新牌。舟檥雁翅間。前行者幾敗。止仲家淺漏下二十刻。聞牌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牌啓。又行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胡陵人以楊枝插水祈雨來時。孺亭病欲還。余強之行。至日昳。孺亭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逐矣。遂停與別。以其非大疾也。蓋過胡陵不遠。余囑其兼從。今夕止可歇彼矣。在泊頭得信。孺亭竟死。傷惋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繇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

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于堈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汾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于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繇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堂邑博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寧嵫陽寧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寧皆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牐水勢不壯。而下流平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槳行如飛。河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益陽依逢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馮家集曲里浦趙家圈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村後。自馮家集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十餘里。即合沂泗。又七十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十里。自蕭縣至馮家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爲兩也。登境山起仁子

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刹而峻整有至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子達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文因爲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貶流齋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擊獲秦王鴻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勒陣東征劉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馭將十八贊述殷肱休勲顯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湖湃然非巨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尚蚤復行是日風不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圮岸下復行明日白楊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過桃源行三十里而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沛縣北山沂水出泰山至卞入於泗沂泗合流爲清河今黃河并入之鄰道元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

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即角城。今清口是也。黃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城從清口下。故淮自清口。北岸黃流。而南岸清。蓋二十一里。始混爲一色。凡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境。八百餘里。惟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絕無翳障。空蒼下墮。圜紅濛汜間。眞奇觀也。向夜風雨大作尋霽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裡河船泊郡城下郴州喻景曾選來候夜風雨鷄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欲此風須臾不可得今逢之更爲虐也初同行者常有百艘南旺分而爲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瓦澱湖口十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廟出邵伯湖晚湖無風清漪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風益迅遂至瓜州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都蓋臨江。即此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十八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驛古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宜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

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蓋
其來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吳將伐齊築邗城
城下掘溝謂之川江地理志所謂築水江淮之間九
三百六十里歷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境山陽淮安
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州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埭
入南小船始皆吳語夜雨蚤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
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題名記

嘉靖己未中秋前二日王永矣邀予遊海午後登舟
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
宮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
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
妃宮明日至海口雨不止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
宿其營營前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兩粵人營中寂
然半夜大風雨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
而至明日留飲及暮而別夜三鼓潮生舟忽高數丈
水聲鳴激永矣呼余起登岸岸北遷迤隔碍僅見東
南半海月色微明因列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
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
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如織篙師云海行恃風

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方、陸希皐同自崑發。永美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至州。希皐不行。劉大倫、楊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戶海上彈琴者也。李旌未冠。皆同行。九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還。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是不測二字。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羑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于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爲

荅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濶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民可使由當作曰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子蓋屢嘆之也

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攷務外堂堂乃初年事也

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爲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爲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爲世用懸弧之義却不爲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上尋討耳

和爲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頭蘇泰二公文字少當讀令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羙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羙爲道君子之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迺可以言執禮也承二君問更字輒以義荅之蓋古人之命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冏淵賜貢由路尋我之稱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王子敬 以下四首解名物稱謂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卽今之黃瓜
則鄭注蕫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
五月乃瓜恐卽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
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
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
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
可以爲一證
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慮乞更尋撿月令王瓜生
當直斷爲今之黃瓜蕫挈非也且引王賓與王瓜何
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
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

昨自郡還冒風體中不佳文字竢覽獸丘卽虎丘唐
諱亦云武丘也
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
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
不可蹈之
與沈敬甫以下四首論古書

史記頗畀畫付來褚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
景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略看此書欽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

向論高愍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并再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于黃圈識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衆有停征栲文昏人得此殊無聊也

與王子敬　以下十十二首論時文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殊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顧處卷尚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山谿淖汙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為追捕之累罄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頃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爲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便是也

儘有一篇好者却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着些瘡痏可惡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眞實舉子也

奴去有小帖極勿遽不盡大概謂欽甫經學多趣悟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槎集付來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文字愈佳願益爲之此乘禪也毋更令爲外道所勝

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土饅頭一時要發乃佳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却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耳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概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只爲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

求子之文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此市人之所以掉臂而不顧也

與徐道潛以下三十六首皆論自著文

韓集爲葉七沈滯旦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病久不往竢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什義比蔡傳亦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易圖論有合商確者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純甫純甫謂當俟後世之子雲此篇大意與之相表裏弟與晦翁實相牴牾啓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爲此嘵嘵得罪于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解易絕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三首

弘玄先生贊讀過即乞付來親得其語故詳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耳吠奢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最無慧皆彼書中語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描寫近眞生眼觀之何如

清夢軒詩附覽記固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禮論二首畧辨註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爲我細勘未知其是否也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爲討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嗤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敬甫知耳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戶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集中二十一卷有沈引仁妻周氏墓誌載引仁足使酒登屋大噪疑即此書所謂詈罵事也然則敬甫者殆即孝子之字引仁之季子也 王

張通參寰號石川墓誌載二十三卷 王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詈罵事大加詆諟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楊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爲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顏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巡狩爲行在又加詆諟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論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

舍中蓬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

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曠然一笑也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還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

敬甫試取評隲不知于曾子固何如一笑

吳中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近輯水利書此前略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叙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爲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辨甚悉亨齋所言乃是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張陸二文不加議論却有意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爲不知者訴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兒子于敝篋中尋撿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許直不便于眼前人秘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昨見來書甚快塲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于微詞中見得眞知言哉

子遇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惠政記稿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非要官誰肯爲之昨文且留看

水利錄付來庚戌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文字惡其人所以不荅耳可隨意損益與之此等事不至耳邊亦是福也一見便是泥團在前極損道心也

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付來勿示人也史記謚法亦後人附會耳

錄文裝潢須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一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玉女之後可也阿郎筆路須什襲以見還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爲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爲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光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縑大怒以爲太薄今爲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角菱乎一笑

與王子敬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于此外是皆勦說也呈稿曾有錄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爲雨後之土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秘也有奇書萬望見寄水利錄已鋟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鄃邑之私耶一時發興入梓尋悔之于世人何用當令後世思吾言也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所敢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爲之草創討論雅俗猥并及麤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爲得龍門家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徐子檢

昨爲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武康名本校其先孺人銘載二十一卷王

右先孺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重委且平生不能爲八代間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爲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顏爲之耳

與沈敬甫九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間醫巫妄也詩二首寄敬甫子敬

題病瘧巫言鬼求食

瘧癘經旬太繹騷凝氷焦火共煎熬奴星方事驅窮鬼那得餘羹及爾曹

題病瘧醫言似瘧非瘧

似瘧非瘧語何迂醫理錯誤鬼嘯呼我能勝之當自瘥禹乎盧乎終始乎

爲食闕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爲家奴侵盜無有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媿但徒爲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十七日阿三送包來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敏之甑墮而不顧卞和之玉刖而猶泣二者何居

承示亭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奬貴知我者希也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苦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磚磈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觀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艸艸觀也

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爲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

送行文各以其意爲之可也如以冊葉强人俗矣

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出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日恐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四首以下十五首皆哀悼之語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騷即此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第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作一二語荅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

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內

無家何處歸此極痛怛耳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爲書文王之什尋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人異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錄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有二三莖白者炤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于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答人小柬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壙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
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欽甫云更似高
人一籌也

滄浪生携阿郎影來一慟幾絕此生精神覬欲運量
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眞以吾爲狂耳

世美堂記可爲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
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
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峰山中
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
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
及子建之徒輒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
爲可惡

與沈敬甫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涼風吹人悉成涕
淚令女來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矣短鶴長其悲均
也何如何如

日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爲苦水如何如何承寄莫
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
日低首世尊前矣別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
觀也

與余同麓太史以下皆爲長興事自明者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
手教銜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勅還迴顧望又不覺
遷延逾春今茲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沐光榮
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那適監郡者
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隘僅僅編葦
聚土爲書齋度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
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
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政郡以閱視爲名姦利由
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爲之親臨又無郡擾
人頗以爲便自此絕不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
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論者皆欲爲有光擇官得
清閒之任以爲隨材而不知有光之所苦乃在于犯
忤姦豪其爲怨毒積毀入于持權者已種深根是以
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也今此之官若隨
資除授更下于此眞抱關擊柝亦安也特以爲以此

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爲言以謝獨述區區之隱情伏惟炤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慰且捧教札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于世最號爲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內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仇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于其始必能成就之于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以與唼喋者爭時取妍也[illegible]使之[illegible]而已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爲之言耳先人勅命計此時已用璽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此勅命即令去人齎賜幸幸許君畫頗盡林壑之美玉堂清暇可以資一玩也

與吳刑部梁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回思欻然逾三十餘年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旅食京華卹其匱乏昨者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高誼雖古所表見于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

勝爲謝又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攜書千卷旦暮呻吟足度日月頃在家日聞吳興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武進皆得重劾尋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遷佐郡又得入內署矣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于僕十人未見曠然者知子蘭之譖深也此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卻令獨重生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邀授在越卽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自言其私并求廳得誥命今遣人至余太史所受誥略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守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祝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間爲之于世間榮辱得失了不關于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別處僕殊無望于此日在金鋪玉砌間行殊不覺勞也本欲卽歸生平强項不肯被鄉里小兒以虛弦驚下耳荷茶陵公相知今日改詰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眞見門生老

白鬚也內江公尤篤師門之義每相與言張公或至
淚下內江之薦達如茶陵第每恨言未能行耳新鄭
素爲吾兄不平弟去年書往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
途守轍殊不可解

又

江都爲相之日更辛苦于下帷之時黃童白叟歌咏
于田野朱衣紫綬讒構于朝廷不見河陽之褒反被
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決候代卽行不久奉侍
恐勞見念先此啓知

與曾省吾參政

張虛老行附記不知爲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
有所掩護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萬萬
何向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直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
問民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
非愛爵祿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奸人豪右非民情
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是非之眞也察民情與是
非所寃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爲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爲
當世名流今蹔屈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

所患字衍解字誤當云三復詩辭王
曹公當有詩解一書患乃惠之誤秦以識

向年爲吏吳興雖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第越中昔時和聲而讙者猶似有一重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汙衊執事總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于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三復所患詩解良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與愼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束修之問不行于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爲報者比得改官一時匆遽又不得詣別恨恨當其在貴郡甚邇也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略道之聞郡中置獄大異爲善者懼矣謂隨夷溷而蹻跖廉昔賢云然今乃眞見之東坡先生爲孔北海贊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人爭之公庶幾不死執事爲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閒冷也微文及之輒點汚尤可嘆訝適來特求書爲西道解之幸勿靳也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濶五載靡日不懷邢中得邸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來庶一望幨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雉城屬也當時與人虛舟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矰繳甚設韓潁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良吏儒者猶忍爲此況臭味不同陰鷙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于門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并求五嶽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顧難于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穽可畏不勝杯蛇之疑行計殆輟承教即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良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即北轅無後顧憂尤恃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束修之敬草草希宥

與俞仲蔚

前奉別造次不能達其辭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

人送鳳洲行省矣湖守懷太惡頗類韓延壽之拘持
蕭長倩也僕仕宦之興已索然勉强此來少不安卽
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
惡惡同其汙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
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
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
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說復加
害諸生甚苦宋太學生今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
董槐亦可罪耶殺陳東竄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
於僚友間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慚于彼中士民也恃
素知瀆聒幸恕

與周興叔

向人遣赴京求解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爲不至無
以問執讒慝之口念海內猶自有相憐者復黽勉北
行然長林豐草是其本性度終不可久縻也吳興事
聞邇者氣燄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
保護耳小文副薄儀聊致鑒敬諸不敢言謝者叔向
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與陳伯求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殆至隔絕今一月兩致書有所迫不得已也已上疏乞解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遭迴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娼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狺狺猶不已今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阨莫冥言向後乃稍稍別白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興方置獄掠無罪人鍛鍊爲罪人解脫甚可駭此其于僕非直蚊虻之嚙膚而已不得不恐爲知已言之

與于鯉

辛苦爲縣尚望俎豆我于賢人之間不意行後舞鰍鱓而號狐狸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諭至草草謝不一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獲侍清誨不謂亟承趋拜攀留無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爲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童子婦人所知雖誚讀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謹當亦流傳于茗雪百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第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蹔爲治行可謂進退次且矣

與王禮部

昨者輕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丈僕舊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興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欲乞一書致僕鄙意僕業已解去不當復有顧念但在彼殊苦心理寃捕盜平徭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巧之徒有不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于彼地之民耳須求孫丈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執以求覆護也乎日不敢虐煢獨而畏高明以此取怨不少古人所至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甚眞今在位者徒信流言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丈肯留意于此僕三年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人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不必別賜但求左右便中及之艸艸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曲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纖毫蹉跌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捃拾之者耳在縣時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于彼處民情而已若問堯于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

聞有讒者知盛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
望從容問及之朱進士還附此

與其通判

二年間荷包容無有纖芥聞臨行有讒者言僕具帖
子于軍門軍門大官即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
爲何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爲軍門趙公在邢郡相
處數月今召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
諱也詩云君子不惠不舒宪之言君子之于讒人所
當推其所自而遲宪之也計明臺于此亦必置之不
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暖昧自處于薄耳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違離數載懷仰何可
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絕頗
不然之故爲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
每日庭中嘗千人必盡決遣而後已不爲門戶關入
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
以情處獨流俗所以爲訾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于
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
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竄謫然于儕輩已不
比數矣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即具疏乞解職南

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次且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于江漢之間即謦欬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托子完寄謝會晤未卜不勝瞻跂

與馮樵谷

在湖極自負得意處不減兩漢循吏非誇言反被狺狺者不止此是關係世道僕一身何足惜在邢無一事可稱吏隱然已覺世途不可行河氷解即謀南歸矣

與沈雲泉秀才

朱秀才來具知動止爲慰比在縣見士民有德者必敬之咨訪之如執事蓋所敬而咨訪者然未嘗有屏人私語也公家門戶亦無私也在內署無事思彼中一一可記憶雖疎濶其爲小民者已懇至矣今日蒙見念亦以自考未相忘也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趼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資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

曾欺民今見貴縣之人眞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還相近可與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同年陳給事

間濶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苦無知之者而傾陷萬端平生雖置毀譽于度外然不能無憤悒耳吾丈幸時召田野無告之人問狀當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譽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于其間乎此非爲不肖亦以爲彼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爲民者矣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爲候

與王子敬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爲失望吳興事頃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每與道亭言辛苦二年餘專爲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媿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亭亦以比境具知深以爲嘆今向人言若眞負塗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爲人羅織以爲憂者龜山先生曰顧君所自爲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無媿而不免焉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卽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已行後始拜內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每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更聚會羣不逞極其相傾屏麓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爲千仞之翔第不肯爲虛弦下耳

與周孺允二首 以下多述宦況

初至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荅豈有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謙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并托面候不一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游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連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爲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乃致遠忱耳

與唐同年 諱愛

契濶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邢不覺已迫冬

恐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寞而已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昨晚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峰爲布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卽其人不足重矣何以彼薦爲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名不惟無益反見累耳

與龔子良

承贈言匆匆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過謝文雖非所當然皆實錄非相知何以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成一番風俗無論三代說兩漢循吏已被訕笑矣生民何辜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爲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惟徐龍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而舉人者人情不相鄙所以不却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與王子敬六首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許成風狂獄常滿治文書至

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爲矣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爲實然深用歎惜彼以梁國之鳥嘶我矣衰晚得一命眞自信凡事須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尼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間多于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顧日理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既迫遷死殊可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決獄數百事陳謙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字因附去此中亦有精微之理服時可一覽餘文字

俟續寄

周與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錄去王元美自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略如王少宰所云當作書院山長耳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夏二不及附書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亭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殊無一事公庭閒然未見南方爲吏如此者惟土俗儉陋近來務爲裁損幾于貊道然愚性甚樂之第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與沈敬甫四首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爲言而給事中又題本欲限年此輩意忌實違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嘆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楊子雲高致閣中見揭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聖人也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

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爲盡職今世求楊子雲何可得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爲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案吏人翕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何可强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洛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眞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臥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草

與顧懋儉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有書寄家硃卷爲王內翰攜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想見之卽無一字改者但係辭後篇謄錄錯誤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填栲時有鬼眛也館試嚮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亦頗爲不平類有娼嫉之者然吾亦何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爲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并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萬侍郎以下四首係馬政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于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于此頗以楊子雲寂寞自解然思賴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梓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于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

與曹按察

雉城朱進士曾負笈函丈今魁秋栲足爲門墻桃李之光惟鄙人昔在雉城亦有從遊之舊因其歸省附候起居太僕寺南滁有志此舊無志適茲草創然于

考牧一事見今天下事徒日事紛更而不察其所以然往往類此有可慨者僕所以于此書因革之際未嘗不反覆深致其意焉惟覽而教之

與顧太僕

續送到三縣牧馬草塲碑乞賜省入此孝廟初年新政所在勒石官廨實爲久遠之計今若並移文畿內河南山東州縣各拓一本送上取載誌內尤爲有據也謹白

江湖廊廟之隔幸得一再晤言遽出國門不任懷悵管馬官

昔于太僕爲屬因被檄留館慈仁寺校定志書連日批閱獨遼東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絕無文字可考駕部掌故所存乞煩令史查考抄示及楊邃庵嘗以都御史督理馬政不知何年停止前此有以都臺巡督者否又楊公所督陝西一路遼東山西甘肅亦曾有專差否其餘有關馬事可以指教者不惜詳示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終

四明後學虞二球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

小簡

與周澱山四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即從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方得抵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

殆若有神吳興人喧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
蚩蚩之民猶欲沮豆于賢人之間耳然益厭苦唯恐
去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書此殊恨不悉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肯婾阿
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返
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
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
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翻覆以與天下爭
勝而敢爲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頹靡人心紛亂而莫
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
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卽
疏乞歸耳聽記并雜文托傳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
與陸希皐俞仲蔚頗覺暢也聽記已入石再寄二通
并神應記乞視之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
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
何乃以梁國之烏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答周澱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
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强自抑制淚如河

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
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
珠摧璧毀汶汶以沒眞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
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
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
有不大怪以爲狂惑也

與王仲山

欽承高風末由瞻覿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
雖辭旨蕪穢而神馳於烟波崖石之間如磬欵於貴
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哀賞
不自意遂見取於名賢獲華袞之榮也爲之大喜過
望而內顧僝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
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
已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脩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爲喜但
歲月如流人情易弛願更加鞭策以成遠大日逐課
程須遵依條約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庶幾有眞實得
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於此
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

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吳三泉

沈母文章略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此蓋肄業習之也顧汨汨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强爲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謬勿出可也

院試文字一時酬應有司之計旣已不甚記憶性又懶書度所以受知門下有不在此毋苦相逼也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銀鹿助强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皐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爲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慾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皐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嬾束髮也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糧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按劒者鄉間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說事可笑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溫禮數密知公起居足自慰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

故語及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負慚知已
中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輒强
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爲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
意令人忘其羞澀而來書過加推奬如此光何敢當
光何敢當李習之菲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爲師
光何敢望萬一于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
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
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光之庸駑重以激之
耶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
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爲門下士執事
之賜多矣
彌年沉痾無一日强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
惴焉恐有所失墜無卹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
不能時修禮節于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
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
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
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
置門籍令比肩爲人如是而猶有背叛非禽獸好惡
與人異者不至此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

服以爲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强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于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交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荅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喋喋病中遣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留二三日錄完奉納初約會時草率相敘事又創於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卽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卽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謫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前夜得待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
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奬太
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蓋別
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
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概于
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飢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
虛名美譽足以艷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爲一
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爲狂掩耳走去
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頃歲
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
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
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
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于執
事在他人謂之黨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
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
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
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
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玉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召
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
有數即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

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巨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苦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煩寃抑聊自明耳僕于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之士日夜黽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時乃今得其幾矣執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難以謂僕即其人可也雖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而去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即謂

知方承主人住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
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
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姤復之
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
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深爲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
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隱括爲精妙語徒蔓衍
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
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
常嘿嘿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
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
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
百萬年視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
日非所論也

與顧懋儉

蚤所論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文又與今人背
馳可歎耳目下尚有三四篇皆爲貧子乞貸之作如
先大夫廼須掃室焚薤不易爲也貴州統志付來一
觀

與沈敬甫四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諭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
四明爲多或言四明幌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于數
千卷鳥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
至此也
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
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
不看。
旋字枕字卽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
所以難下者爲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
餘已悉

大水沒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絕此鄉戀連年亢
旱今歲却種花豈淫雨滂爛奈無圩岸橫水泛溢莫
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豈
已無有矣方令人備畊買秧插蒔倍費工本又太後
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恠擾非是此地
高强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
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
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目儲
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高經歷

翰林侍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丘里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蘇天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每榻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

過縣重擾多謝治內有石碑煩命工榻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并乞命榻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集古錄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于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爲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解俵差爲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謫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叙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每辱教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冀望內召草草布此爲謝

與傅體元二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意

於若已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真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隘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令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為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兒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與王子敬十首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內艱殊為驚怛僕思歸之心甚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為此牽延未能決也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頗轉求也北窓梅花如對君矣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栗家事欲竣新春平生無一事不嘗獨不曾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滾滾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

葢自郡中來受撫公吉也爲壙志作權厝志視葬志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

來書善叙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庶遼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卽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

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內人且就館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郢都窮成自不易爲之

盛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莊渠書求孺亭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傳示欲隨年編次咐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了可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卽借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事未能遥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也計此門一啓士大夫如墻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

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荅之云此間有二奇不見戴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連日卧病青山綠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借使人浩嘆沈君詩竢少間作也

吳興使人還得書并惠橘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
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
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錄文見世情
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
承乏不辭耳最後丈量均徭却竄入鄙語如所諭可
謂淄澠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
候之
老兒不堪明春非討差即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
得也與楚已進奉常太巖改壓丞初到未相見阜南
衙門熱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兒隅行邊久不
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
少人情泛泛眞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
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即今多未破
綻日令慎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齊魯
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
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
同當以閉門爲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紲耶僕在此
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

自遣耳日夕望面暗不復多及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荅往往多推奬兼以教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左右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祗以空文應詔耳幸賜省覽

與姚畫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教誨深矣

與馮太守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朱點爲別舊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茁之體眞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教擇用其一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蘇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遠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蔬飯以謝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見婦暴亡適官舟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道而爲此役眞大愚也

與顧懋儉二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嘆久之與世益無緣乃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眞猶菖蒲葅也日下相見諸不及

五燈會元幸爲致之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此莫怪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略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錄寄去今止錄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親故懶作書向爲公言鐵劒利倡優拙固耶每攬子厚囚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暝茗吾

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苔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爲無可寄也敬甫近況何似太玄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敎他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也。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爲子欽新得寧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璽意却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子欽爲我行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意甚喜卽爲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鮮也前言戲之耳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嫗頗黠慧往往能隔壁識別人耳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胸襟寬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句句可思也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衰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諸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鷄黍爲權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意

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輒忘耳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

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丈行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爲身死而不受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殊自傷也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胸中耿耿如此三復爲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爲善藏之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沒田殊苦然文節公大石已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

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

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

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

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共形勢

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瑶草。

石鏡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

甫爲之惘然耳

與某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

女子情只人世知已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惘然也有

便當奉聞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

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

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

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窕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

遼金亦儒者之嘗談即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

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耶老大沽

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

能有成也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略從容款坐此行眞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詡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那中極有高僧士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乘志尤闕陋無徵僕煩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王昭明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遽有遠役隔濶遂逾一紀老大以來惟有孺亭與相親依不意遂至溘然身後事極可病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嚮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王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亭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邇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寧教否僕晚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洎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爲令太湖之濱採山釣水聊爲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張通府

城外積聚實爲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啓乞下令尅日

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即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即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畝亦乞督促即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不由新開河從眞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出東門宜密于北或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凌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記非敢爲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毋乃假借豪石而虐斃獨過甚耶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泫然閔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況先皇欽恤之命新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公移　讞詞附

蠲貸呈子

呈爲乞蠲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浙之寇蘇松爲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分道寇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孑遺賊船結艘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於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

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貲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剝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冒白刃蔡羹藿食耕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一二而亢暘爲虐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稿死畧盡古者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爲國家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慝惟是今日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與有百年所未有之恩迄今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歛如故鞭笞之威更甚往時百姓囂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爲朝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雨不相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若今日之事得無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

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
慮耳自古國家多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
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
於不足慮之中自倭賊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爲之鄉
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爲衆者此也卽今草竊
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
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竪激變之旗至白晝纔殺
縣學生員令乃狼狽而還置之不敢問人心易與爲
亂如此豈可不豫爲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
懼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無一不出于
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輸數倍
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爲
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愚民既不敢
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
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
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爲東南億萬生靈少
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
宗社無疆之休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處荒呈子

呈爲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

月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刼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
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巡撫都
御史屢爲聞奏萬姓感悅以爲憲臺憂國愛民之誠
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
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
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爲力然猶宛
轉號呼于其側以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瀆
而不已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
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
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

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
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
得比炤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
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
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盡崑山之
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
當時蒙粮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
定爲災荒第一今邸報却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
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畧分等第庶于通
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

年每畗分爲十甲輸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爲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爲收貯自行顧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粮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爲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甃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戶與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銀蓋有神輸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照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復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爲蠲貸百姓決不能安其田里粮銀終亦無所措辦況海賊尚在猖獗之際敺民爲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爲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爲妻纔及朞歲夫即病死本婦數欲引決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婦並厲節操晝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笫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爲之掩鼻婦獨自以爲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爲之强食未死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入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即屑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笞不敢言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尚不敢言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斐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遠近來觀者無不殞涕先年夫弟營子舸葬婦欲爲同穴夫弟逡巡未應婦即捐已貲使人爲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爲二縫以爲兩褥其死葢先定非倉卒自引決者其等思得婦人之從

夫要以致死爲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於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爲有關於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暮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氷雪孝道通於神明迨老母既終其天年即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閨不得宜纖徼委曲之間畧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尤邁等倫誠絕異之姿卓越之行也爲此具呈乞轉爲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鷄犬不寧自廣德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刼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准理者蓋以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恇擾不能安生因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戶徵收之際互相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爲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凌遲

處死三名口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二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犴充盈拳梏蓬垢投地鳴號未嘗不爲之惻然痛心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濫者寧可不爲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知觀候顏色逢迎意旨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撩鹵之習浸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輒致殺人又有所謂白捕者專誣指平人爲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眞而或被株連之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冤蓋一時有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意至於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

寧自處于不經誠恐悞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先皇帝恤刑之敕葢好生之德矣　聖天子大赦之語葢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宣聖人之德意施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寃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鬻棺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仁德猶元氣之在人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囚帳上寫前供故多深文刀筆之爲所有下吏所知畧條具于後用助欽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編審告示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爲照粮長自洪武以來具有成法伏讀諸司職掌該辦稅粮粮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

甲首催人戶又伏讀大誥粮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于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粮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粮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又云往爲有司徵收稅粮不便所以復設粮長教田多的大戶管着粮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關給勘合祖宗立法爲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設粮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來至拊循者豈不能深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也今浙中所謂里遞者當職未能徧識朝廷典故實不知所以奉行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葢當職實見本縣里甲彫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其有僅備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常歲已充粮長無遺脫者矣不當復求粮長于里甲之中夫丁多有田之家其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田其在一戶往往占十戶之丁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陵分田刼假莫甚于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假之而使单丁隻戶貧無立錐者執縶箠楚而代之役是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

土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
諸司職掌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
人戶不應頓去糧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
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于欺罔乎前歲
已追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來代其事當職恐
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遞之文實用第三
年之糧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糧長者以前官將一縣
大戶堪當糧長者編定三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
也今審里遞即前二年者已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
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今縣中姦頑不逞
之徒造爲謗言誑惑大吏註誤府縣拘繫窮民以代
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能去者或田止
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業盡粥之矣
又有少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其又有自縊于街市
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爲市許之免以取其賄而陰爲
認保侵收而欠逋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身逃
逋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糧銀公爲逋賴
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當職北還過江沿途來趨
未嘗不爲之痛惻也到任以來稽查後來所更既有
逃戶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強發兌而解戶亦力不能

支況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曾定有冊榜見今上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糧甚急緣後定里遞出豪民姦吏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冊其後定里遞逃者徑除其名使後無掛累若漕糧已經發兌者則免其收解其白粮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戶照數出銀以還貧戶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氓使復其業當職為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為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粗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況大戶歲當粮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為之憐恤也當職為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戶各思為子孫之計毋得仍前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戶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俵方遭水患所在浸沒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迫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于村落之間為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尚忍分

外毫髮有傷于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寺本職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到者即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俵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幇貼之外指官科斂兼之愚民習慣以爲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籍之徒反因此以攘利不能不過爲之防也爲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諞詐即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寬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即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者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以爲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今職於此蔑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爲執事白之職少以虛名在海內晚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聖賢訓戒天下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拊循小民而山僻夷鬼之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日嫗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斃斃不顧

利害多所觸忤今茲之調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所以寧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篇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能爲吏者顧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足矣今世爲令大率以尊嚴高貴自處而與小民邈絕職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吳語務得其情凡有詞獄吏抱牘以至方閱其詞就問即決雖鬼神不預知誨諭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間里長最爲繁苦以爲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傯即先呼發遣恐鄉里往來伺候之難亦不數數具獄但知有官府往時均徭悉吏胥與其間職閑閤閱冊隨田輕重品搭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坼矣鄉民謂田連頃者謂之坼猶蘇州之謂圩鄉老歲以十年之災職三歲在縣不曾役一里長小民宴然不均徭爲姦利今無所獲故云倒一坼若田之爲水所

敗而荒也縣俗刁悍樂以人命相誣訐富家一被訐
即官徵示意指嘗輒輸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訐者應
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但檢驗屍傷皆親至其地
或問呼村落間愚民小僮問之得其眞情雖自暴露
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中驍健者召至堂
赤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嘗有所擾也縣有
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効力旋致擒獲如
張家浜鍾家浜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與縣交關縣
中人多爲囊橐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
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閭夜不鳴犬矣磨盤下
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鬬時日乃定矣
山深水濶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浜一村
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
火可盡殲以爲功職寧力攻取其騎危墮下者不過
數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黨大率錄其
魁而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具獄云强盜某
某而已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
在深山中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爲盜其誣强盜
至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烏程
縣坐爲盜又爲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爲盜被連逮皆

逃湖山中一村盡空麥熟黃落山鬼晝號職親自旁
緣湖上遍入山中明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
集之地方以寧夫爲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濕唯乳
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
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沾沾者自喜察察者爲明簿
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中死囚桁楊相接也
職審知枉濫者辨出之三十餘人遵律令給衣糧天
寒大雪妻自縫絮衣給之囚有母死求保繫葬母還
即聽之如期而歸囚皆感泣聞職病皆向天祝禱顧
雖未忍施鞭朴於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
瘐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阻山湖負力好鬬有數
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
來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卿
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侯以此縣人捍堰張
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
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令謂能折其芽萌消之于未形
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爲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
乎且以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衙勾丁據以清查
今則盡舉洪武以來軍冊一槩勾審但一軍或戶有
百家又及鄰保里甲一軍之勾乃至擾百餘家也如

是故縣不敢承行以近日開讀言之粮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覈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粮長下開小戶逋欠百數即欲人人到官則小戶逋斗米常嘉靖未赦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赉之後反被拘逮奚止斗米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爲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僧道雖古謂爲民之蠹然今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會司統攝又每清查則不免使人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刹僅守故額既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惰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今爲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民安能惟事逢迎阿旨以取嬾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夫粮長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之諄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糧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重故以粮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戶百年以來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與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粮長之重難而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粮似散錢不能成緡又以小戶督大戶乃如以羊將狼也即如長興之里甲彫敝其逃絕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戶有無田爲

傭者有田止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畝者卽爲上等之里長而大戶乃不爲里長而爲人戶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姑以里遞法行之則爲里遞者亦不當舍大戶而他求矣職頗調停其間用大戶之子戶爲里遞然其實今日之里遞卽舊日之粮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戶復萌規避之心乘職入覲移禍於小民流言飛文詿誤府縣追求小戶之里遞以致逃亡鬻產棄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上不聞也比職還自京口至苕霅之間沿塗哭訴者相望也職悉召復其

[illegible]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污衊士大夫者度其他不能爲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縣其人淸彊忤俗大率吳興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卽李知縣士人遂鑿空欲點汙之其賂至數千賴察院力爲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爲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跖乎顧不爲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今縣之可以爲利穴者不過人命强盜粮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燭職于此不爲利他亦無可爲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來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菲薄而職自用極儉陋衙內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

菜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間歲來省絕不與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去自買小舟肉不過二三斤米不過一斗衙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紙贖多聽告免而上京申詳水手銀及柴馬銀至今尚被侵匿未追人言宦非酷無以濟其貪吏民幸鞭笞不加苟免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非也特寬之耳曹平陽丙丞相之不按吏豈得槩非之耶裁以一端斤斤然則朱勃之過馬新息遠矣職於士大夫待之曲有禮意以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值耳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即欲誣汚如李歸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遞苟少有爲利何不與大戶市恩而力護持小戶不顧其怨懟而專取小戶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贓敗也由其發狂自宣露囚服跪首於太守之前昨有歲貢自京還者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即其發狂乃職尚在北河時也今府中藉藉歸咎於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人耶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扳以爲讐耶今二怨與里遞大戶及近所治惡吏結搆爲一被訪官不自服罪而欲甘心於職里遞大戶不肯服從惡吏被申

不歸獄而反肆行于外羣不逞藉藉欲謀咋嚙則一身無餘矣職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苟欲求知蓋謂今之世無志于古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狂狷之所許也一欲行古道即被中傷而狺狺猶不止夫豈任事者欲重戒今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侯言老臣不嫌自伐爲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爲古之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爲懼其見害而急於自明職亦無有於此蓋今日清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狼縱其噬嚙也夫天下之情好善而惡惡朝廷之法賞善而罰惡如使惡者坐法而無故欲扳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治一小吏小吏反行其告訴左右趨走之人無不見被追逮縣人爲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鮮衣約履出入府倅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噬嚙長吏國家法紀蕩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爲吏無狀已疏乞解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爲流言飛文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彼縣人

多來訴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搖亦不容不爲動念然不敢爲煩聒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敢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蒙訪隸職前入覲在途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戶又謂以里遞收粮如散錢不能成緡使小民督大戶如以羊將狠實有難行因取大戶花分詭名者充里遞應役而變更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爲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戶李田等之被拘役者因投入署官衙內與之爲一又小吏沈良能不軌亂法數拒捕依廣德大猾職因具申各上司良能故署官所用爲腹心者因自詣府約履茲服出入府門復與之爲一以此結約諸惡少告詐縣中人同時嚮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微文巧詆中傷之計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爲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官自被訪而妄行扳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清濁之源不可辨也豪民被役點吏見逮連黨交橫誣辭抵攔而皆得勝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訐之風不可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已具獄上之院道因而瘐死其家至告無干人以人命連累

窮年並行撿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閱文卷即死有餘辜奈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煩而縣有問即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世大儒爲韓延壽考案東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向微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恭顯之世矣狂生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疋當行該縣抵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爲炤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疋已不勝艱苦據邢臺等縣知縣耿鳴世等俱各用心點揀已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稟稱該縣解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竦氣力精强比之龎然虛大者殆爲過之仍恐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或于衆羣中比校差劣致有一二駁回必破數家之產懇乞俯念地方前項馬疋果非下乘足以分俵武衛騎操之士並免回駁庶以寬卹畿內凋瘵之民由此具稟

王哲審單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証除已結証外見

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晳之誣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炤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鈎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于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辭實跡衆正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炤律有强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强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汚衊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益謂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與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回賀潮審單

審得鄧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齎其原田今見賀潮之

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閑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半誣據律當從于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緜蠻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單關畫廊落丹雘朱戶蝕銅鐶殿起無梁迥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閒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

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狗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
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饑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冢行營萬家田
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
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蜩與鳩相笑榆枋間

京邸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黃隔壁聞吳語
忽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人情別離好共處誰憐汝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澌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嗟
小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凌波成奇遊
僧呼黿鼉出客指蛟龍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洲
海峯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
于今對寒月芭蕉露灑灑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湄
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靉靆光景遂已戢浹旬深霪澍千里破封蟄
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靈曜邃高居朱明閟赫翕
希微澹將開淅瀝吹又急遇夜轉連綿釃流更滄潗
萬壑嘈霰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縠林色浸淤浥
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瀲灩湖光翻蹙咽海潮澁
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
馬牛三江混鴻濛九峯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
夢離思明兩筮坎成洊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
繽紛餘花落寂寞愁烏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
天地政氤氳雷風遞呼吸悽悽聽晨鳥濛濛睇宵熠
作乂徵時暘思文憂民粒鼃黽費灰洒魚蝦饒掇拾
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度日闋安能使家給
泥塗跲重繭梅潤侵什襲寒袍故戀綈瀾簡慵啓笈
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縶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
俯仰觀宇宙坱圠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舊刻作高河近通楫楫字非韻錢宗伯不選當以此故今改押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
葱葱綠樹陵鬱鬱紫雲起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高埤
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

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
當時興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清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
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
龍化已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
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
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
鯀隄曰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閒黃河載高丘
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
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潾潾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
嗟我亦何爲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眞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
猶有賣酒家王媼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
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
河流日侵齧滊滊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隴多髑髏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爲空爾生百憂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觀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爲魚凜然餘孤城
僅見沮洳間檣楫半顛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蜃珥
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迴時復圓盂盎涵光晶
忽然覩開豁天末翠黛橫此來頓覺異曰在江湖行
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脖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遥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
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滴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
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苗因指柳樹問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猶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
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
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强驅率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
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軍賊遐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點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
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
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弘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
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
無緣覲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爲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爲霜雲物結蒸欝雨勢恣淋浪

江水競飛溢螭龍爭迴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觀寃漲天際何徵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
明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
彌亘多芳草寂歷少敀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
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爲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令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涤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穀
乘快得順流遡行又轉轆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
時序値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
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爲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衞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
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冐飛雪今來見秀麥
縕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兎東郡亦雨鯽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
玄文故幽處卮蠟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
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曾考昔爲令期年化方覃
性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
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
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
暗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慙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圯橋履今即下邳街
淮酒市醽醁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
紛披盈廣陌離蕤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

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
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
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
暫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髟黽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
循已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
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
行矣歸去來莫使徵名汚平泉記草木寢丘任菑畬
補亡綴貍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攄雲霞
自是性所適良非爲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已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搆此絕華炫深巖閟香火危峻瞰郊甸
欝欝蚪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寂法相妙悟在論讚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蔑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
既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奧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玄擬楊雄

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
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
黽勉爲祿養折腰媿微躬
鄣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嬈去煩刑
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旰庭中無一人
沉冤出殊死無蓋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
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爲一清
餘粮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煢獨不能畏高明
睚眦生怨恚憯甚鏌鋣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爲令既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
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
亦復戀微祿俶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
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苜蓿入郡問驊騮
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召上下無怨尤
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
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
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
竚待河冰泮稅駕歸林丘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收當塗今孝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

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
聖代丘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
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公見即識之進奬席每前
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
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
子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顏
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爲縣吏宦轍如郵傳
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
君才豈不辨古道多屯邅嘆息時所尚爲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遴人以治氓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
唯此即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
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爲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
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
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
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頹宇清響薄高雲余少畧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如欲復大雅斯人眞可羣尚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嗟乎輕薄子狂吠方猖猖惜哉簡裘亡家篤少所蘊徒爲嘗一臠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鄣畏明牧循山轉危蹟通谷數行週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旋中國亦有備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子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頗不異巨浪落高崖排蹙萬石墜周原昔膴膴一朝化磧地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鄙疲氓賦詩以言志

往往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春陵行今人豈軒輊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　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弓奈何長陵令猶告杼柚空袁侯忠孝姿爲吏稱明

公當守遼良牧龔書特褒崇行爲解苛嫉愷悌揚仁
風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同

贈孫太倉

君侯粵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爲三輔吏遺愛至今存
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蠻舟翳朝暾
吳會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
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
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天子之遴
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
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村作詩代民謠庶以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眞苦行九惱尚纏已
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辨荼夂謗論或未已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矐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
甘從泗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
王子欽姊節與言涕洗瀾兩髦尚如見廿年骨已寒
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刋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大饗尚玄尊大路素幬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韠心蘊結素絲國風美五入爲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素飡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憯素問人日死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攦垂指捄僿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爲長擾擾無時清眞精且淪亡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凉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搆非廣厦幽棲獲便房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栩栩意象適蘧蘧物化忘於此觀世俗迫隘非吾鄉玉璽謬通漢金甌會圯梁竊帶固云擾銜髮亦以忙覡覡容自嵬喋喋冠何當恍如乘靉靆泠然御清涼鈞天聆廣樂玄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簡後書史藏終慚在三季未可儗九皇據此首乃十三韻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廼與[illegible]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敷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昔來此花前時聞步屧聲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戶嘆息淚縱橫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皦勺水停淵澄方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眞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濡沫蹄涔寬吞舟坳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嬲

飼蟲疲僰童汲泉困王媼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傚
誰思聞鶴唳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
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皫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
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　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
紹滄海竟清晏小■悉刳剿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
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
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皐帝
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眞徬徨宋金
之季■■強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
命眞人靖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
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
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晝伏藏日
色澹照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爲
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塡閼之土高屋顛齊魯千里
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閉
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携送至
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鴈環坐蹄
跚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
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
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
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況今中扼二京
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
百舉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
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痌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
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玄天壇上泥金
字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猶香暮歸邸第著
飛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閭咲吾文章
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五日彭城去住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凌大如
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
黃樓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丘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
舞高者脩脩特清楚憶昔秦公闢西圃巖嵬爭來獻
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
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名如此頗可數初如大
旗絕漠起睨視嶷然又若九皇聖人鶚居鳥行衣垂
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
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遲回
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垂
老疲役違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爲余言石橋之奇以圖
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
爲作歌

六王爭鬬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
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
何高北地方從代犬通鬼鬼靈壽起岩巉一日沙丘
變叵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
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遥至今
誰言鄗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慣不

知共誇洨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眞奇獝神師斲成班
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拔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
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
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
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
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緗生
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
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illegible]神物化
去不可覩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讐海賈盛夏
張之紫薇省涼氣欻忽週堂廡劃然北壁開戶牖雨
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
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
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
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
非爲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
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爲知己坡有
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爲竹寫眞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
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坼英雄草昧皆
侯王眞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
盛儒雅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
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
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
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爲致治非成康
中間豈無河汾徒晻遏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
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
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青羌何以至伯益所疏疑
非眞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
王會篇雎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
辨僞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
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
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
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
似毋廼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

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圖題隨丹靑鳴呼孰謂
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爲尋綠鴨池僧開蟲窗戶人到鳥驚枝
斜日半庭雨淸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爲思

恨詩二首

淸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簀意何嗟
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悞落靑鳥訃眞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劒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頹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

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滙飄泊一船來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
百館牙盤饋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鳧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蹙蠻[redacted]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
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龜勉復行役殿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
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杜後千寮竦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
猶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郭都統成劉家河因譔次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祆祲令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
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汎虎壘秋清枕
夜潮即見功成報　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
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爲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
玄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讙傳枉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

馬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傅田疇多舊業陸生裝橐有新書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爲郎尚珮琚

立竹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內州邛竹多年通市易寶燈今日盛傳流僰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四[illegible]離韎歸鞮鞻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纖麗見精工泰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粧爭綽約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千杯綠無奈明時兩鬢蒼向晚乘凉各歸去一天明月浸滄浪

疊前韻

紅衣撩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烟霞生物色無情魚鳥任猖狂翠盤琛麗流明月寶蓋攢羅迥昊蒼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教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爲憶含桃催物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

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沒弓鞋

清明濟上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郎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爲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靜城闉烟火連天豺虎嗔忽駕迴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望來蘇畫工不解憂勤意却作南溟全勝圖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落却付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

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
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
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
話凄凉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悵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征人日夜駕南州行來忽盡三千
里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黃面傾蓋尋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
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
臘葛竿修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友莫因下拜嗛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鎮郇瑕思君昨日鳴珂地鳷鵲雲邊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己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羣峯欲尋老子當年處五杏參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滹沱曾啓中興功脩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熄猶延廟祏寄蠶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遥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眞龍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獨靜居怡情閒把畫圖披坐看四序璿璣轉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鰣正是含桃薦廟時　聖主遥知來建業　孝陵南望起遐思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湖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觸目見月團圞于今生事如秋水惟有芙蓉花好餐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極是穫穫六韜金版知何用不及鄉鄰賣菜翁鄉鄰○按極屋棟也穫穫紛紛也語出莊子

西窓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謄得少年狂易在向人猶自說劉殷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叉爲愛如來深法坐飛來箭鏃是蓮花忤逆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遠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雙眼非無意應爲丘明史未成

光福山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姓不擊閣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馬又見揶帆海上來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
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
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團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
信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雖盱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爲戎生民膏血供豺
虎莫怪夷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
注獨控青騮滬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
死吳門今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便棄軍臼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
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牛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
語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
月城頭忽豎海王旗
海島蠻[redacted]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
策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樂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
怒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redacted]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
下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眞堯
舜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
暑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猱賀蘭擁衆尤堪
恨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賒遥瞻楚幕有棲鴉將軍眞肯分甘
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
駕歸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磅明
與賜見分數楮
萬乘臨雍拜素王親頒寶楮徧膺嘗自憐不與橋門
外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祇爲文章運數屯憐君今日暫沉淪夷吾定自逢知
己唐舉終非錯相人

氷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占愷爽於邑中兮
雄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搆氷崖之草堂既
命名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茲山之秀麗兮日
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
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
遐以自將少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
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徬徨卒煢煢以自遂兮靡天路
之翱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遄鈇鉞之
嚴誅兮卽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
聖明秉外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
不顧兮飄然來卽乎故鄉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
以衣錦爲榮終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夸
父之逐日兮孰知暍而慕夫淸凉吾覽斯堂之名兮
洒然如御夫北風之颸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
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裘厭鼎臑之盈
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
然氷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氣之長朝

受命而夕飲氷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强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既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睠睠如此云

吳門後學張艾訂

咸豐甲寅長夏海昌管庭芬芷湘甫臨校一過并鈔補附錄中張鱸江震川文鈔序一首

[seal]

歸震川先生全集附錄

歸太僕贊

王世貞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勅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沈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為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舍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為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

受命而夕飲氷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强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既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睠睠如此云

吳門後學張艾訂

咸豐甲寅長夏海昌管庭芬芷湘甫臨校一過
并鈔補附錄中張鱸江震川文鈔序一首

[seal]

歸震川先生全集附錄

歸太僕贊

王世貞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勅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沈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舍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

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為識者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為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簡緻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震川先生小傳 見列朝詩集

錢謙益

震川先生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為大儒嘉靖庚子舉南京第二人為茶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除長興知縣用古教化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剌剌吳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聞量移通判順德隆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為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制勅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儒久困郡邑得為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觀中秘未見書益肆力於著作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熙甫為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脈理其於八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涵涵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墟市之間樹牙頰相搪柱不少下嘗為

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為苟得十二妄庸人為之巨子弇州聞之曰妄則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歲贊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弇州之遲暮自悔為不可及也熙甫沒其子子寧輯其遺文妄加改竄賈人翁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緩塗乙盡矣刻既成賈人為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載集後季子子慕字季思以鄉舉追贈待詔家孫昌世字文休與余共定熙甫全集者也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招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間懸歸有光文令之歐陽子也迴翔雒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歎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為具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儁熙甫重平生知己每叙張文隱事輒為流涕豈未有以文長此事聞於熙甫者乎為補書之於此

明太僕寺丞歸公墓誌銘　王錫爵

萬厤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誌其墓。而未暇為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為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誌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為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

墟。是為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為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為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廱之制。及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為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為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里。其孫德甫。為湖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為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祥。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為文。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此者。縣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為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為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發為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為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

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荅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為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為天子牧養斯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都)為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四五十家。窠宅聯絡。依山棲谷。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鏖起格鬬。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為瞬。竟伏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召公畢公為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為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為上。熙甫至順德。為土室蓬

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為南京太僕寺寺丞。而維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脩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抑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有。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為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歎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蓋為之歎慕云。先生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於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小大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為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為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籩匪簋。蒸餚有飶。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書先太僕全集後　曾孫莊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為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既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為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煞頗多錯誤諸刻既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闕遺命莊假館虞山從先師錢牧齋宗伯借藏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簏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鋟之令窮老無力他日汝藏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為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裔興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質之牧齋先生先生先是已序府君之文載初學集中至是更加排纘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重作一序并定凡例莊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嗟乎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後二百餘年

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君之文一時雖壓於異趨而盛名者至於今未及百年而世無不推崇之比於歐陽曾方之昔賢不為不幸矣然韓公之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尚文宋初又尚楊劉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尊仰而文反不流傳如府君者也士友南昌王子一嘗語莊曰吾在江西欲觀君家太僕文遍求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藏也一代之士得與於此者不過數人士既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亦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沒沒也天下之士既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擬其菁英以自飾襲其寶藏以自潤祕而不與亦復何取天既篤生其人阨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於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其以菁英寶藏私於一己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縣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冀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孑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託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留副本於世及人有借抄者

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鋟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於先世於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為韻附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篤生吾太僕著作迥軼羣一時之才

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櫝而藏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錢宗伯彙選加重編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校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鋟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先澤幸不湮小子差自慰顧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敬跋新刻震川先生全集後

曾姪孫 元肅

太僕公文集昔年崑山常熟兩刻多所未備先君子偕元恭兄校訂合已刻未刻請正於牧翁錢宗伯選定四十卷發凡起例釐成全書先君子力任剞劂其字句互異者必與元恭商確審定期無改舊觀亦遵牧翁之意也甲辰閏夏先君子與牧翁相繼謝世工

未十二三梁傾棟摧余小子力薄無能表章家學以成先人之志
嘗痛悼於厥心元恭每歲再三過輟咨嗟相向愀然於成書之無
日而先君子之即世早也會肅攜牧翁選序及先君子跋語入都
謁宗伯敬翁王年伯詢知此書所以未盡刻之故宗伯憮然謀所
以梓之者適董黃洲令崑山黃洲宗伯公門下士也即以屬之而
元恭病革矣因復淹滯半載賴徐健菴葉學亭兩先生倡率與公
之元孫安蜀踵而成之然後太僕公之文始得炳然與唐宋大家
無錫吳伯成明府偕四方諸君子亦翕然同志樂觀厥成元恭遂
並顯於世嗚呼豈非厚幸矣哉因念文章顯晦莫不有數以太僕
鳩工始事奔走拮据寤寐不遑者積有歷年方次第可冀有成而

公之才之學而久困公車晚乃一遇復屈折於簿書有遭讒罹謗
之恐其遇可謂艱矣及從順德入掌制勅意氣稍得發舒而遽以
病卒天何獨靳其材也即抑有意柔困其心阨塞其身俾得卓然
有立以傳於後也從來具韜世之量者雖無所建豎而言語文章
要歸可謂久而愈昌遠而彌光矣韓文公曰使子厚得所願為將
必且垂當時而名後世亦其理有固然者太僕公去今近二百年
學者仰其文如五緯麗天昭然屬目無論知與不知皆奉之以為
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吾於太僕公亦云
至其學問源流之所自性命道德之微旨牧翁先生顯微闡幽搜
揚要妙與敬翁年伯後先表章汲汲乎惟恐其傳之不廣雖歐陽

子之慕昌黎曷有加焉同志諸君子方共振興絶學以公其傳於天下於　國家古文復古之治實有裨益寧獨私家之幸已也余小子日未窺古人堂奥屋屋奉先君子之緒言罔克負荷真愧不能讀父書者而況太僕公之文乎其何敢以一詞贅惟是慨成書之不易與安蜀挑燈絮語整理前緒不覺涔然者久之安蜀曰是書之成不可以不識遂謹識之如此康熙乙卯陽月中浣日虞山曾姪孫元肅拜手附識

震川文鈔序　附見嘉樹山房集　張士元　鱸江

震川文集有崑山本常熟本皆不全且為後人所塗乙頗改舊觀最後其曾孫莊出所藏鈔本商訂于虞山而刻之雖亦不免移篇改字之誤然賴有此刻人始得見其大全余生平頗嗜熙甫文獨病其集中間有應訓率易之作不適于讀也因手録其尤可法者若干首即用熙甫讀史記之法讀之稍稍加評注焉蓋古今文章自漢氏以來至唐之韓柳始備其格至宋之歐曾王乃盡其變自宋迄元代有作者姚燧牧菴虞集道園尤為一時之傑明正德嘉靖間唐應德王道思相切劘以古學唐學眉山王學南豐皆大雅之才也而其力抗歐曾氣追班馬如江漢之發源于岷嶓而滔滔不竭者熙甫一人而已余尤喜其叙事諸文雖世俗瑣事皆古雅可觀江陰楊文定公嘗言文章要得二南風度如熙甫真可謂得之矣讀之使人喜者忽以悲悲者忽以喜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而

不能已也。與熙甫同時人。如王元美方以詩震動天下。斥熙甫之文為庸。其後乃卒深服之。此豈苟然者哉。而今之剽竊補綴肥皮厚肉取青媲白而自詡為工者。輒敢薄熙甫為不足學。又元美之徒所竊笑者已。是為序。

往歲壬辰平湖方子春廣文示余其所評震川集并錄吳江張鱸江評本余手錄數葉潘梧君茂才謬人見而喜甚為自錄一展讀輒思故人今年假沈廉仲小湖侍郎所藏盛秦川先生錄祇平居士評本梧君下世亦之仲子錄終卷未幾子春下世每一展讀思故人今年假沈廉仲有年矣鮮同嗜者忍寒手錄焉祇平鱸江文集皆已刊行若其於震川不愧上入室矣梧君文稿余仿詩家主客圖之例

亦傳錄惜乎未見其所止也子春晚歲潛心理學所作無多不知尚可收拾否道光庚戌長至後十日甘泉鄉人錢泰吉識於海昌學舍

小宋書館藏